

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进文化价值认同的 理论阐述与活化路径

李柯璇¹, 蒲毕文^{2, 3}

(1.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广东金融学院 体育教研部, 广东 广州 510521;
3.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采用文献资料、田野调查等方法系统研究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进文化价值认同的表征、理论与活化路径。研究认为, 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进文化价值认同具有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情感共鸣与共同体凝聚、全民参与与多元融合、价值引领与精神塑造、塑造品牌与文化自信等表征, 从“符号赋权”“角色表演”和“情感激发”等方面进行理论阐释, 在此基础上提出根植传统节庆, 营造仪式时空; 激发主体参与, 形成全民盛宴; 融入本土文化, 丰富仪式内容; 创新媒介传播, 放大认同影响; 健全支持保障, 培育长效机制等活化路径。

关键词: 乡村体育赛事; 歌舞仪式; 文化价值认同; 活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6)02-0038-07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pathways for enhancing cultural value identification through singing and dancing rituals in rural sports events

LI Kexuan¹, PU Biwen^{2, 3}

(1. Music Colleg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1, China;

3.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work,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pathways through which singing and dancing rituals in rural sports events enhances cultural value identifica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uch rituals are manifested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community cohesion, universal participation and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value orientation and spiritual cultivation, and brand building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ymbolic empowerment, role performance, and emotional arousal, and also based on this, proposes the following revitalization pathways including rooting practices in traditional festivals to construct ritual time-space; mobilizing diverse actors' participation to create a nationwide festivity; integrating local culture to enrich ritual content; innovating media communication to amplify the impact of identification; and also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safeguards to cultivate long-term mechanisms.

Keywords: rural sports events; singing and dancing rituals; cultural value identification; revitalization pathways

发展农民体育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重要任务^[1]。通过充分利用“中国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日”等节庆日期, 开展形式多样的

农民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 已成为乡村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以贵州黔东南“村BA”“村超”为代表的乡村体育赛事走红网络, 吸引数以万计现场观

收稿日期: 2025-10-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5BTY049)。

作者简介: 李柯璇(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舞蹈人类学。E-mail: 11258553458@163.com 通信作者: 蒲毕文

众和数以亿计的网络点击关注^[2],引起全国争相模仿。2023年,农业农村部、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即村BA全国赛)^[3]，“村BA”升级为全国性赛事。乡村体育赛事火爆出圈，不仅因比赛的激烈与纯粹，还因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营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和仪式^[2,4]。比赛开幕及间隙，地方特色的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木鼓舞等传统歌舞轮番登场，身着盛装的各族村民齐跳民俗舞蹈，为赛事注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仪式感^[2]。在仪式表演中，将赛事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使观众置身于乡村节庆中。歌舞仪式将赛事转化为跨村寨、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盛宴，以浓厚民族文化底蕴提升赛事体验，增强赛事仪式感，促进民众身份认同，吸引国内外观众前往，已经成为乡村体育赛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歌舞仪式是以歌唱与舞蹈为主要媒介，通过象征性、程式化的身体行为完成群体认同与意义再生产的集体性文化实践^[5]。歌舞仪式承载着一定范围内人类所拥有的共同特质，记录一定区域内人类自身的共同经验和情感，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构成了民族记忆的内核^[6]。在乡村体育赛事赛场中，民族歌舞欢庆仪式，以文化资本嵌入赛事场域，塑造参与者符合社会规范的自我形象^[7]。“村超”“村BA”等赛场，村民穿戴民族服饰、载歌载舞，通过舞台化的文化展演来呈现群体身份，促使参与者产生超越个体的情感共鸣与团结意识^[8]，激发集体情感，培育共同体意识，强化自我认同，增强集体文化价值认同。为此，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调查访谈等方法，以贵州台江县“村BA”和榕江县“村超”为案例，解析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强文化价值认同的表征、理论及活化路径，以期为活化民族传统文化，推动乡村体育赛事可持续发展，促进全面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1 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进文化价值认同的表征

歌舞仪式在乡村体育赛事这一特定社会文化场域中，以集体性的歌唱与舞蹈表演，实现群体信仰表达、文化符号互动与情感共鸣，形成社区认同与社会凝聚力。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不仅是审美性的身体表演，更是一种社会象征系统和情感整合机制^[9]，以仪式化的身体实践为形式，以文化符号的共享与互动为路径，以情感共鸣的生成与传播为结果，增进区域范围内的文化价值认同。

1.1 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

歌舞仪式丰富乡村体育赛事的文化意蕴，展示和传承地区文化，增强参与群体的文化认同感。贵州“村

BA”“村超”举办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通过体育赛事获得展示和宣介的舞台。在2023年“村超”78天赛程中，共上演了126场民族文化表演；在“村BA”，侗族大歌、苗族飞歌、苗族舞蹈轮番登场，引燃现场气氛，引起参与者共鸣^[2]。原生态歌舞作为赛事仪式，嵌入赛事并成为赛事组成部分，使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情境中得以“活化”，增强本地观众亲切感和自豪感，提升游客现场体验。一位广东游客感觉“这里民族文化底蕴浓厚，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比赛间的歌舞仪式展演，实现地方传统文化与赛事活动融合，赋予赛事文化内涵，激发地方群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将竞技比赛上升为民族文化盛宴。当地群众深刻体会到“这不仅是我们的比赛，更是我们的文化”，从而自觉地以传承者和主人翁的身份投入其中，实现文化传承和文化价值认同。

1.2 情感共鸣与共同体凝聚

歌舞仪式营造的情感场域和仪式氛围，成为凝聚社区共同体的重要纽带。涂尔干认为仪式通过共同的象征和节奏，激发群体的集体情感，促使成员获得共同经历的情绪，在集体的、仪式化的活动中产生精神共鸣和群体团结^[10]。在“村BA”“村超”等歌舞仪式中，熟悉的鼓乐响起、苗歌侗舞登台，观众自发参与并呼应，融入赛事情境。同步的节奏与情感使现场处于高度一体化的“集体沸腾”状态，个体情绪融入群体情感之中，分享共同的兴奋和欢乐，形成“懂不懂球不重要，能共享快乐最重要”的赛事氛围。歌舞仪式为原本松散的“个体”为形成“共同体”提供了情感链接的渠道，使其沉浸在赛事欢快的氛围中，强化参与群众对“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感知。集体欢腾所带来的群体归属感和团结意识增强了赛事认同感，使村民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作为赛事的重要组成，在情感上与赛事交融，使赛事成为凝聚社区共同体、丰富社区生活、增强情感链接的重要纽带。

1.3 全民参与与多元融合

歌舞仪式扩大了赛事的参与范围，提升社会影响力，使赛事成为跨族群、跨地域、跨年龄的大联欢。一方面，民族歌舞作为各族群共同的表达形式，具有超越语言和地域障碍的亲合力^[11]。乡村体育赛事中的歌舞仪式以身体实践为纽带，构建跨越地域、超越方言的文化认同场域，实现符号共享、身体互动、情感共鸣，弥合地域分隔、语言差异及记忆断层所造成的身份裂痕。如“村BA”“村超”的赛场上，当地群众身着苗族、侗族等不同民族的服装，齐聚一堂，共唱共舞，以歌舞作为共同的符号语言，将不同村寨、不同族群的群众凝聚到同一赛场文化空间中，实现文化

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多民族大团结的欢庆场景。共同参与仪式性的欢庆活动，弱化了个体隔阂，扩大了共同体的认同范围，实现黔东南地区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另一方面，歌舞仪式增强赛事跨年龄段的吸引力，推动全民参与。在乡村体育赛事现场，既有蓬头稚子跟随节奏手舞足蹈，也有耄耋老人身着民族服饰到看台击鼓助威，让赛事变成全民共享的节日，增强乡村社会的强大向心力。

1.4 精神塑造与价值引领

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引领乡村社会风尚转向文明乡村建设，塑造共同的精神认同。精神塑造方面，“村BA”“村超”的实践表明，各村寨围绕“村BA”“村超”歌舞仪式大联欢表演展开角逐，村落群众踊跃参与，将移风易俗、文明乡风的内容融入其中，实现歌舞仪式文化娱乐与价值教化的有机融合，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平台。在“村BA”“村超”举办期间，当地群众迎接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朋友，鼓励群众文明观赛、志愿服务、赛后有序离场等，将传统赛场行为提升为具有仪式感的文明规范^[9]。如“多建球场少赌场，多办球赛少酒席，多看名角少口角”，形成了以文明乡村建设为引领的社会共识。在价值引领方面，歌舞表演烘托的欢乐氛围，不仅提供感官娱乐，更是承载了规范引导和价值塑造的功能。文明乡村价值的倡导在此情境中易于被群众接受，并转化为自觉行动，培养出亲善邻里、守望相助、诚信淳朴的新风尚。新风尚又反过来强化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基础，提升村民为家乡举办文明且富有意义的乡村体育赛事的自豪感，自觉将遵守新规范视为维护集体荣誉的重要部分，进一步增强认同感和凝聚力。

1.5 塑造品牌与文化自信

歌舞仪式赋予乡村体育赛事本土特色，增强赛事文化品牌识别度，提升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村BA”“村超”火爆出圈，使偏远乡村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获得了卡卡、欧文等国际足坛名将的赞许^[9]。“村BA”“村超”的关注度全面提升，不再被视作落后的“村落把式”，被赋予“民俗嘉年华”的正面形象。从村民的角度来看，外界的积极评价强化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同。“村超”发起人杨亚江感慨“大家喜欢我们的，就是一个纯粹、快乐的足球，加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10]。乡村体育赛事来自他者的认同，转化为村民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使其更加珍视自己的歌舞传统，为能将家乡文化展示给全国乃至世界而感到自豪。赛事获得认同，也增强了对文化价值的认可，巩固文化自信，深化群体认同。歌舞仪式塑造赛事品牌形象，既为乡村社区提供了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契

机，又增强了文化主体意识与自信心，提升了群众的信心与认同感，促进乡村文化的持续振兴和体育活动的长远发展。

2 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进文化价值认同的理论诠释

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不仅是文化表演，更是社会意义的再生产场域。“村BA”“村超”等赛事中，将传统歌舞融入赛事全过程，增加赛事的庆典和娱乐氛围，同时蕴含社会逻辑和文化机制的转变。歌舞仪式既是赛事现场氛围的渲染方式，也是深层的社会实践，其在符号、互动和情感层面上共同作用，推动了文化价值认同的生成与巩固。

2.1 符号赋权：文化场域的重构与意义认同的生成

“村BA”开幕式，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等民族传统歌舞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身穿民族服饰，手挽手绕场踏歌起舞。对外地观众而言，是一场别具一格的文体盛宴；对当地人而言，则是文化自我确认的仪式性时刻。一位参赛者坦言：“我们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这个球赛才算是我们的‘村BA’。”这反映了布迪厄“场域”与“符号资本”的理论逻辑，即村民通过本土文化符号的注入，使体育赛事获得了超越竞技的社会意义。布迪厄认为，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规则和资本结构，而人们的行为实践根植于其长期形成的“惯习”^[11]。在现代体育这一外来场域中，村民最初处于象征性边缘，体育规则、话语体系、评价标准均由现代城市体育文化主导。当“村BA”“村超”以歌舞仪式的方式将侗族、苗族、瑶族等象征体系“搬进”赛场，本土化的文化表达改变了原有场域的权力关系。原本由竞技规则主导的赛场被重新编码，成为承载乡村文化意义的社会空间。球场边的芦笙与歌声，不再是单一的助兴道具，更是文化“宣权”的象征，符号的重新配置实现了文化场域的再生产。

文化场域再生产的过程实际是一种“符号赋权”的实践。侗族大歌、苗族鼓乐等符号原本属于宗族祭祀、节庆礼仪的范畴。当在体育赛事中被重新演绎时，传统符号的能量被激活并被赋予现代意义。村民通过身体、服饰、语言和节奏的表演，把传统文化从“被观看的遗产”转变为“自我主导的文化资源”。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下，传统文化到文化资源的转换正体现了“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与转换，即歌舞成为赛事的标识符号时，本地文化便在新的社会场域中获得了象征权力，村民也由“客体”转为“主体”。同时符号赋权的过程也带来了认同意义的重构，村民在熟悉的旋律与舞步中体验到文化的归属感，对赛事的参与不再

出于娱乐,而是一种“意义认同”的实践。当地一位老人说:“过去看比赛,总觉得不是自己的,现在有了自己的歌舞,球场才像是我们的地盘。”从“他者赛事”到“共筑仪式”的转变,印证了布迪厄所强调的“场域中的实践感”的生成,在熟悉的文化逻辑中感受到“信念”^[14],即相信赛事与自己密切相关,并主动地投入与维护赛事。

符号赋权过程中实现社会整合。在“村BA”“村超”等现场,苗、侗、水、瑶等多民族的象征符号共同出现,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场域。不同族群的歌舞在同一赛场上交替登场,彼此不再是竞争关系,而是共建共同体的“文化互证”。跨族群的符号共享,弥合族际边界,使多元文化在赛事空间中找到统一的表达形式。布迪厄曾指出,符号的意义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更取决于其在场域中的位置与关系^[15]。“村BA”“村超”歌舞仪式,重塑符号关系结构,实现文化意义的重新分配和认同秩序的深度重建。从宏观层面看,符号赋权的实践,不仅是一种文化自觉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动。将乡村社会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表达者,使村民在国家文化体系中获得可见性。体育场馆作为竞技空间,成为文化自信的展示窗口。当布迪厄强调“象征权力”的核心在于“使社会秩序合法化的能力”^[16]，“村BA”“村超”等乡村体育赛事的仪式化过程,通过符号赋权实现乡村社会秩序与文化价值的合法性重申,增强赛事的文化吸引力,为乡村社会的认同建构提供了坚实的意义支撑。

2.2 角色表演:仪式化互动与身份的表演性建构

符号赋权揭示了文化意义的结构性基础,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则为解释文化实践在微观互动层面的呈现提供了理论工具^[17]。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是一个典型的“前台社会”。“村BA”“村超”赛场,无论是球员、歌舞表演者、观众、媒体记者等,每个人都在“舞台”上扮演特定角色,通过身体、语言和表情演绎着社会期待中的自我形象。在“村BA”开幕期间,苗族球员头戴羽毛、身披绣衣登场,其出场方式带有强烈的戏剧性。如在赛前的祭鼓仪式中,村中长者手执木鼓,祈求平安顺利;观众则以山歌对唱的方式为球队加油。赛前系列歌舞仪式活动构建了戈夫曼意义上的“社会表演”场景。每个行为者都清楚自己在被注视,规范化的仪式动作与情感表达,将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展示给他人^[18]。对球员而言,仪式化的表演不仅是竞技实力的展示,更是文化身份的宣示;对观众而言,参与表演则意味着在共同的舞台上确认“我们”的存在。

戈夫曼指出,社会互动之所以具有戏剧性,是因为个体在面对他人时会不断管理“印象”,力求让他

接受其所传达的形象^[18]。“村超”赛场,村民呐喊助威过程中往往使用方言喊口号、即兴对唱山歌、展示本地礼仪,看似村民自发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精心编排的“前台行为”。村民以夸张、欢腾的姿态表演热情好客,以集体舞蹈的方式展示团结友爱。在观众、镜头的注视下,当地群众“理想化的我们”被持续演绎并强化。当外来游客称赞“村民真热情”“这里的氛围太纯粹”时,外部反馈又反过来巩固了表演者的角色认同,使村民确信所扮演的“村民角色”是值得骄傲的。

角色表演作为一种集体自我呈现的社会行动。村民通过仪式化的互动,将个体经验转化为集体身份的共同表达。戈夫曼认为,社会秩序正是在这种互动的表演性中被维系的^[17]。“村BA”“村超”歌舞仪式恰恰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秩序生产,在“共同演出”的过程中,村民不断协商和确认“谁是我们”。歌舞仪式表演互动的双重效应,对内强化社区的团结,对外塑造了地方的文化形象。村民在表演中既向外界传递文化价值,又在集体互动中内化身份认同,完成“被观看—自确认—再表演”的循环。在歌舞表演的过程中,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被不断打破。观众并非被动地观看者,而是随时进入表演的参与者。“村超”现场常常出现观众席上突然自发合唱、随音乐起舞的情景,形成了“观众与演员的角色流动”^[19],也是戈夫曼认为社会表演最具活力之处。乡村体育赛事中,村民与观众之间的角色频繁转换,使得赛事现场成为一种“共演空间”,全体参与者在互动中共同建构了“乡村社会的理想剧场”。村民借由表演不断生产社会意义,社会意义积累最终积淀为文化认同的基础。

拟剧化的仪式表演同时具有教育与引导功能。戈夫曼认为社会仪式既是自我展示的舞台,也是社会规范的再生产场域^[17]。“村BA”歌舞环节中常穿插文明观赛、尊重对手等主题内容,以情境化表演传达价值观,让观众在愉悦的情绪中接受潜移默化的社会规范。村民在重复表演“好客、文明、团结”等形象,逐渐内化为社区的日常行为准则。由此可见,歌舞仪式并非一时的狂欢,而是一种持久的社会教育过程。乡村体育赛事的拟剧化表演展示个体的社会角色,又强化集体的文化身份,即身份在表演中建构、认同在互动中生成^[20]。村民在歌舞与比赛的表演循环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通过重复的仪式实践,将“我们是谁”这一命题不断地以身体与情感的方式重新回答。体育场馆成为社会剧场,歌舞仪式成为乡村共同体的“镜像空间”,在无数次表演中凝固为稳定而自信的文化认同。

2.3 情感激发:集体欢腾与共同体意识的升华

当鼓点震响、歌声齐唱、舞蹈跳起的那一刻,赛

场进入“集体欢腾”^[21]，现场球员、观众(游客)、记者等围绕球场高唱侗歌、挥舞旗帜，身体在同一节奏中摆动，情绪在共振中达到顶点，“人浪此起彼伏、心潮一体共鸣”，使个体暂时超越日常身份，融入一个更大的整体，实现共同体意识的诞生。涂尔干在研究宗教仪式时指出仪式的核心功能不在于祭祀神灵，而在于通过共同的情感体验来“创造社会”^[22]。当人们在赛事现场共同的节奏中分享情绪时，实际上是在体验“集体存在”的力量。“村超”比赛现场呈现出的社会情感生成机制，无论胜负，观众在高潮时刻都会齐声高唱本地民歌，个体情绪被卷入群体情感的洪流中。超越个体的激情体验，正是涂尔干意义上的“集体沸腾”，具有消解社会分层与身份差异，成为推动共同体生成的关键力量。

赛场的集体欢腾不是一时的情感爆发，更是认同的情感化机制。赛事结束后，认同情绪不会消散，而是以“集体记忆”的形式被反复唤起与再生产。如当地村民会在茶余饭后回忆“哪年哪场万人合唱的场景”；媒体也不断强化共同记忆。正如涂尔干所言，仪式的力量在于将短暂的情感体验转化为持久的社会纽带^[22]。歌舞仪式激发的集体欢腾，实现情感再生产，逐渐沉淀为社区的象征性资产，成为乡村社会团结与认同的精神基石。在情感激发的过程中，歌舞仪式扮演了“能量放大器”的角色。苗族鼓乐、侗族合唱的节奏感极强，引发身体共振。现代传播媒介的介入进一步放大情绪的传导力。网络直播、短视频平台让更多异地观众“在线共振”，在评论区、弹幕等表达情绪认同，形成一种“虚拟集体欢腾”。线上线下交织的情感空间，使乡村体育赛事超越了地域限制，扩展为全国性的共同体象征。同时，外部认同反过来强化本地认同，村民在看到外地网友为“村超”欢呼时，会更加自豪地说：“我们家乡的歌舞，全世界都看到了。”

情感共鸣具有社会调节功能。乡村社会中原本存在的矛盾与分歧，在集体欢腾的场景中暂时被消解。不同村寨、不同族群的人们在同一舞步中互动，形成“情感上的平等状态”。涂尔干认为集体欢腾场景的短暂社会融合是共同体稳定的基础^[22]。“村BA”“村超”歌舞仪式通过唤起共享情绪，创造出“暂时的平等空间”，让人们在集体热情中重新确认社会纽带。赛后，集体共同体的情感记忆继续发挥作用，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互助与合作意愿，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情感支撑。集体欢腾还具有“神圣化日常”的功能。涂尔干认为仪式的意义在于通过情感的集中激发，把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经验转化为神圣经验^[10]。台盘村篮球场地被打造成“村BA”圣地，“神圣化”场地正是日常生活化

情感的超越，球场成为村民精神寄托的象征空间，赛前的祭鼓、赛中的合唱、赛后的共舞，都让体育活动获得了超越日常的庄重感。“村超”更是被村民称之为“神圣的周末”，把每一次赛事视为“节日的再临”。情感体验的升华，使体育仪式在精神层面取代了传统宗教的部分功能，成为新的社会凝聚机制。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情感激发不仅强化了个体对赛事的依恋，更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结构的稳定。集体欢腾所带来的团结意识，为乡村社会构建了共享的价值坐标。村民通过反复参与仪式，将集体欢腾的情感秩序内化为日常行为逻辑，实现从情绪共鸣到价值认同的转化。歌舞仪式在乡村体育赛事中的情感循环系统，从感官激发到情绪共鸣，再到共同体意识的升华，完成了认同的情感化建构。

3 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进文化价值认同的活化路径

“村BA”“村超”表明恰当的实践策略对于发挥歌舞仪式的文化价值认同功能至关重要。为更广泛的乡村体育赛事中复制和推广歌舞仪式的成功经验，应总结经典案例中的成功做法，提炼出可行的活化路径，以实现乡村体育赛事的文化价值认同功能。

3.1 根植传统节庆，营造仪式时空

将体育赛事融入当地传统节庆，创造具有仪式感的固定赛事时点，是提升仪式认同度的首要路径。如“村BA”依托苗族“吃新节”，每年节日期间举办篮球赛，成为村民“逢节必不可少”的仪式环节。一方面，乡村体育赛事应优先选择在重要民俗节庆期间举办，以借助节日的庄重感和群众基础，增强赛事的吸引力和参与度。在赛事时间安排上，结合农闲或传统节日，营造一年一度、全民期待的仪式时空。如将乡村体育赛事决赛安排在“丰收节”“火把节”等传统节日期间举行，增强赛事的庆典氛围，并促进体育运动与传统节日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推动赛事成为节庆的一部分，增强当地群众对赛事的认同。将参与赛事视作文化传承的仪式，是对集体文化传统的一种延续。“节庆+赛事”能吸引更多民众，以扩大认同覆盖面。同时创设仪式化程序来营造时空感，如固定每年农闲后的第一个周末为“村运动会开幕日”，在开幕式引入祭祀土地、祈福风调雨顺等仪式环节，将赛事定位为传统节庆且赋予其更为丰富的象征意义。

3.2 激发主体参与，形成全民盛宴

歌舞仪式发挥凝聚认同作用，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使赛事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联欢”。首先，鼓励村民自发组织和主导赛事。从筹

办赛程、布置场地,到编排节目、担任裁判,均尽可能由当地人主导。“村BA”之所以被称赞“纯粹”,就在于其“赛事发起、节目表演、奖励奖品等均是村民自发组织、自行实施,从球员到裁判都是当地村民,大小事都由村民说了算”。其次,拓宽参与渠道,鼓励包括运动员、工作人员、文化表演者、普通观众的互动参与。如设立“群众文艺展示”环节,让每个村寨推选自己的歌舞队在赛前或中场表演,以竞赛的方式促进各族群众参与;组织“全民啦啦队”评比,邀请各年龄段、各行业的人组成特色啦啦队,如农民锣鼓队、巾帼腰鼓队、学生街舞队等进行助威表演,通过竞赛激励更多人加入表演行列;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为家乡写啦啦歌”有奖征集,吸引青年群体创造新的助威歌谣并在现场带领观众传唱。最后,倡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参与群体不再局限于少数“球迷”,而是扩展至整个社区乃至邻近社区,形成集体认同。广泛参与确保仪式表演扎根民间,保持草根活力与亲切感。接地气的歌舞仪式氛围,增强了社区对赛事的情感投入与文化认同。“村超”发起人杨亚江认为:“村超最初的目标就是快乐,如今出圈,但当地仍有共识,不能让赛事本身商业化,纯粹的快乐更重要。”^[12]

3.3 融入本土文化,丰富仪式内容

提升赛事认同,确保歌舞仪式内容高度体现本土文化特色和价值观。如“村超”,选取鼓藏节祭鼓仪式的舞蹈和侗族大歌等当地民族文化,具有典型的地方传统歌舞代表性。庄严的传统仪式节目增强赛事的神圣感,赋予赛事神圣象征。鼓励各族群文化平等展示,营造“文化大联欢”。黔东南素有“百节之乡”之称,“村BA”“村超”精心设计赛程,安排不同民族歌舞分场次表演或同场次穿插,展现多元一体的和谐。“村超”98场赛事中穿插126场民族表演,侗、苗、水、瑶等族群节目轮番登场。观众在一次赛事中就能领略“百里不同风”的精彩,对自己所在的多民族共同体产生自豪感和认同感。将乡村日常生活文化也纳入仪式范畴,增加观众认同的生活底色。在中场安排农民生产劳动竞赛,如插秧比赛、挑担比赛等趣味竞技、地方戏曲小品等贴近生活的节目,让务农者、村妇、长者都有机会在舞台中央展示才艺和生活智慧。已有研究指出,村社集体仪式具有神圣性与娱乐性并重的特征,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可以有效增进人们对地方的情感依附^[23]。因此,多层次、多样化的本土文化内容越丰富,越能满足不同人群的精神需要,深化认同。注重赋予仪式内容以积极的价值导向。如在歌舞节目编排中融入爱国爱乡元素,或在开赛前加入全场齐唱国歌、村歌的环节,以强化家国情怀与乡土情结的联结。

3.4 创新媒介传播,放大认同影响

在数字时代,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歌舞仪式,将乡村赛事认同由内部延伸到更广阔空间,反哺本地认同。一方面,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手段,将赛事内容和歌舞仪式传播出去,争取更大范围受众的情感共鸣。如“村超”“村BA”的走红离不开自媒体的推波助澜,大量现场短视频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广泛传播,使远方网友如临其境。客观上形成一种“虚拟在场”,在弹幕、评论中一起为苗族飞歌喝彩、为村队拼搏激动,构筑起超越地理界限的情感联结。形成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关注与认同,反过来进一步强化本地群众的荣誉感和认同感。当本地人看到“连城里人、外国人都觉得我们的活动好”,对于自身文化的价值和赛事的意义会有更坚定的信心。持续加强赛事的融媒体传播,做好现场直播,制作系列短视频,如“村BA一分钟”“民歌教你看球”等,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广赛事的歌舞亮点和文化内涵。同时与主流媒体合作拍摄专题纪录片、举办线上话题讨论,让更多人了解乡村体育赛事背后的文化故事和人文意义。另一方面,引导媒体传播内容突出正面价值,引发良性认同。赛事宣传上,应避免过度关注搞笑、猎奇,忽略深厚的文化根脉和社会价值。总之,巧借媒体之力,将乡村歌舞仪式的认同效应从线下扩散到线上、从本地扩散到异地,实现认同的“破圈”与升华。

3.5 健全支持保障,培育长效机制

歌舞仪式促进赛事认同的作用得以长期持续,离不开制度化的支持和保障。一是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积极挖掘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的独特文化价值,将其纳入乡村文化振兴和全民健身战略中给予扶持。在政策上支持各地举办“村字号”赛事活动,提供经费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坚持“政府扶持、民间主体”的原则,避免行政化主导而削弱民间活力。“村BA”“村超”的经验显示,政府幕后做好服务保障,让赛事保持草根本色,是村赛成功的关键之一。加强赛事场地改造,提供音响灯光设备等支持,尊重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和文化习惯,不搞生硬的统一规范,保障仪式真实性和认同度。二是建立民间文化队伍和赛事志愿者队伍的培育机制。依托乡镇文化站、非遗传承人工作坊等,长期培训一批本土歌舞骨干和赛事主持人才,既服务本村赛事,也可在区域内巡回交流,形成“乡村文化教练”网络。在赛事举办过程中,组织本地高校志愿者、返乡青年参与筹备和宣传,增进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和家乡事物的认同。三是构建赛事IP的运营和权益保障机制,让当地群众在赛事收益中得到实惠,从而更深入地认同和支持赛事。如为赛事

注册商标和品牌,鼓励村集体开办“村BA”文创店、歌舞演出公司等,将赛事热度转化为集体经济收入。实践证明“村BA”带动下台盘村集体收入大幅增加,村民人均收入显著提升。当村民切身感受到赛事带来的经济文化红利时,认同将更为稳固持久。同时注意建立知识产权保护,防止外部资本不当挤占赛事品牌,使品牌收益主要用于本地发展和文化传承。

4 结语

在乡村赛事场地,激昂的体育竞技与古老的歌舞仪式碰撞交融,绽放出夺目的火花,凸现乡村社会蕴藏的巨大文化创造力和凝聚力,也启示当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基因相融合时,乡村振兴就有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乡村体育赛事歌舞仪式增进文化价值认同的过程离不开基层群众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与坚持,离不开科学理论的解析和指导。未来乡村文化的振兴与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类似“村BA”“村超”的传奇上演。嘹亮的歌声、欢腾的舞步和奋飞的身影,将持续传递出乡村中国蓬勃的生命力与凝聚力,铸就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之魂、认同之本。

参考文献:

- [1] 农业农村部 体育总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推进“十四五”农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 (2022-07-20)[2025-01-23].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4408169/content.html>
- [2]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调研组. “村超”“村BA”何以火爆出圈[J]. 求是, 2024, 30(11): 36-39.
- [3]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体育总局办公厅. 关于举办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的通知[EB/OL]. (2023-06-05)[2025-09-1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6/content_6885148.htm
- [4] 周祎. 贵州“村BA”“村超”火爆出圈的启示意识[N]. 中国旅游报, 2023-8-15(03).
- [5] 童国军. 凉山彝族原生态仪式舞蹈“朵洛荷”的体育人类学考释[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7(5): 100-105.
- [6] 刘世文. 歌舞仪式、民族记忆和文化话语权——兼论《云南映象》的民族文化意义[J]. 社会科学家, 2011, 25(7): 143-146.
- [7] 田兵兵, 辜德宏, 曾庆为. 互动仪式链理论视域下乡村体育赛事可持续发展的审思——以贵州“村超”为例[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4, 58(12): 40-47.
- [8] 买器, 史曙生, 高陈梦泽, 等. 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下民俗体育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考[J]. 体育文化导刊, 2024, 42(6): 82-87.
- [9] 郑玲玲. 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舞蹈蕴含的生命观[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3(5): 64-67.
- [10] 李元元, 张科. 集体欢腾、绝地天通与礼物交换——莫斯与涂尔干宗教人类学思想的理论分歧及其化解[J]. 民族学刊, 2022, 13(3): 57-66+144.
- [11] 刘显, 林东梅. 以传统体育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逻辑理路与教育路径[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5, 45(1): 53-61.
- [12] 董倩. 乡村赛事因何“火出圈”? “村BA”“村超”背后还有这些故事[EB/OL]. (2023-11-13)[2025-09-09]. 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15560740495354297181&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track_id=EDA02463-C6E8-4F68-A976-D620F479A36B_721524255902&share_to=qq
- [13] 迈克尔·格伦菲尔. 布迪厄: 关键概念[M]. 林云柯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15.
- [14] 刘欣. 阶级惯习与品味: 布迪厄的阶级理论[J]. 社会学研究, 2003, 18(6): 33-42.
- [15] 宫留记.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7.
- [16] 方维规. 爱兰诺思传奇——布迪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概念的极佳注释[J]. 《侨易》第二辑, 2015, 2(2): 53-76.
- [17] 刘凯强, 范和生. 差异化场景内个体消费表征及角色扮演——以戈夫曼拟剧理论为视角延伸[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23(12): 176-189.
- [18] 孙卫华, 刘敬. 戈夫曼的“自我”传播观: 内涵、溯源及启示[J]. 当代传播, 2023, 39(1): 102-106.
- [19] GOFFMAN, ERVING.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2: 202.
- [20] 田亚亚, 姜广辉, 周涛, 等. 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的互动关系——理论框架与应用方向[J]. 资源科学, 2024, 46(4): 801-813.
- [21] 张兆曙, 王建. 制造亲密: 虚拟网络社区中的日常生活——以人人网SNS人际互动平台为例[J]. 青年研究, 2013, 36(6): 56-64+93-94.
- [22] 张晓溪. 论涂尔干集体表象自我证成的结构——一个基于知识社会学的分析[J].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40(4): 210-219.
- [23] 向岚麟. 游神仪式建立起深层次的人地联结[N]. 社会科学报, 2024-2-22(06).